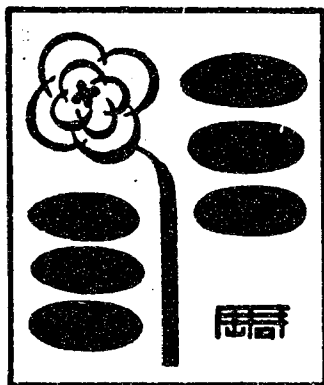


記章太炎先生

沈延國



永祥印書館刊

編主泉范

庫文識知年青

種十第 輯二第

記章太炎先生

沈延國



刊館書印祥永



章太炎先生像

延國鑿來書舉王論疇弓筋一條引八
 之說不敘來歷此乃近人迫病王原書中
 繫與新方言說者亦復不少更不必以勅繫
 胡適之說為識也但胡于洪言文字向素
 粗疏此條乃適確情為王而繫如魯失窮
 王夫子耳若魯則崑山之圖則安也去際
 琳瑯研蓋不使人於天數也此覆印向
 近如 講白

章氏國學講習會箋
 十月二十日

此系系主任鑒學生請願事出公誠
縱有加入共黨者但問今之主張何如
何論其不素執事清名未替人獨
有誰對此務^安堪懷章炳麟焉

記章太炎先生 目次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 幼年時代····· | (一) |
| 二 革命必流血····· | (一〇) |
| 三 西牢三年····· | (一九) |
| 四 錦輝館上····· | (二九) |
| 五 亡命日本····· | (四〇) |
| 六 創立統一黨····· | (五〇) |
| 七 被袁世凱禁錮了····· | (六一) |
| 八 北上救亡····· | (七一) |
| 九 在蘇州····· | (八一) |

一 幼年時代

餘杭東鄉的倉前，是山明水秀的水國，可以遠眺環抱着杭州高峯疊雲的山色，前面又是一望無垠的平原。假使經過松木場緣着西溪泛舟逝去，就可望見恬靜的倉前。鄉人都是謹樸知禮，間或有着明代徙移居在這裏的仕紳家，它們支持着數百年封建時代的謹愿的風氣，過着一輩子幽閒的生活。

章家就住在倉前鎮上，他們在明代最盛的時候，從分水地方遷到這美麗樸實的倉前，距今約有五百年了。先生的家庭，世代是「書香之家」，先生自己曾經說着：「吾家當明之盛，始遷餘杭，族居東鄉四五百祀。子姓樸謹，未嘗有大過。先曾祖以下三世，尤以才行學誼稱。先考嘗以廩膳生援例得知縣，治事過疇輩，而不樂仕。」



章氏一族，聚居倉前，約有三百多人口。到太平天國革命時代，漸漸減少了。先生的家，在曾祖時代，可說最盛。曾祖章均先生，字安溥，生在乾隆中葉，藉着上代的遺緒，又有安溥先生善於理財的本領，財產驟然增到百萬。可是倉前的農民，是樸實的，章氏雖多資，治家是極儉素，子弟讀書耕種以外，是戒絕華衣酒食及諸嗜好的。安溥先生是餘杭縣學的「增廣生」，在海鹽的儒學做「教諭」。回鄉以後，是鄉里的望重，決定出錢萬餘緡，建立了茗南書院。又買進一千多畝田，設立了章氏義莊。在義莊的右面，有章氏義塾，教宗族子弟讀書，寡婦孤兒，就依靠義莊的田穀來養着。這是從宋朝范文正公倡立義莊以後，有志的知識階級，大家競相摹仿，以維持封建宗族的沒落。當時讀書人能有這種魄力，無怪鄉人要稱頌不衰了。安溥先生就在六十四歲那年，——滿清道光十二年——病逝了。他有六個男孩子，先生的祖父章鑑先生，自署叫曉湖。就是最小的一個。受着父親的餘蔭，度着優裕的生活。在他父親死去的那年，曉湖先生已是三十歲的成人了。幼年從項梅侶學習算學，因為自明朝教士傳入算學

以後，國人已紛紛競相學習了。稍長，進餘杭縣學做「附學生」，援例做「國子監生」。但是，曉湖先生不要做官，在春風草廬裏，諷詠教讀。假使有錢，就蒐集宋元明舊刊的板本書，約有五千卷之多。中歲以後，喜歡研究醫術。自周秦及唐宋明清諸醫學方書，多能背誦上口。又因家境富裕，診醫不收診金，時常爲貧苦的農民治療。它的藥方，與普通大夫不同的，是藥味只有五六味，可是患重症的病人服了它的藥，不到十天就痊癒了。貧苦的農民，賴他救治好的，不知有多少呢。

滿清的高壓政策，使老百姓生計日迫，並眼見國事日非，農民羣起反抗，這就是太平天國的革命。恬靜中度着生活的倉前人民，亦受到革命巨浪波動，不得不棄了舒適的家，東西避難了。章氏全家，乘着小舟，忍別了倉前，祖孫等人，一同逃難了。這時曉湖先生攜着他的四個兒子，和年幼的孫子，——大兒子是輪香先生，是太炎先生的父親。章錢先生，是太炎先生的長兄。——會同家眷，過着流浪生活。家境受到革命的影響，就突然貧窮。章家世代書香子弟，雖然奔竄的時候，仍舊不廢讀書的。

先生的父親——翰香先生，幼年的時候，就聰敏異常。在十五歲的時候，已經是好學不倦了。家中本來藏着很多的書籍，在這良好的氣氛裏，學習查慎行的詩法，不久成爲「華妙清研」的詩人了。

詩人隨着父親避難的時候，已經是三十六歲，他的兒子——先生長兄——亦有九歲了。可是，奔走的時候，竟不帶一文錢，僅挾着章氏家譜逃難，亦夠風雅的了。雖然貧苦，但是「素有風操」，所以不肯「遊宦」了。流離在江南浙西諸縣，過着清苦的日子。這時詩人的父親死去，詩人侍奉老母，一直到太平天國革命失敗，滿清藉着曾國藩的湘軍，壓平了「亂」，三年以後，詩人的家，又重回倉前老家，借田地已被湘軍退伍的軍人在開墾，章家的田地，自然亦佔據了許多。

詩人回家以後，迎娶海鹽的朱左卿先生的孫女兒做續弦，在滿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那天，就生產一個男孩，這就手創中華民國的革命大家，亦是樸學大師，章太炎先生了！

先生生長在詩人家裏，有慈祥賢淑的母親，和博學多才的長兄，這種優美的環境，才能產生革命的文豪。六歲開始讀書，先生自己說：

「先考晚歲里居，伯兄鏡已成學，則親課仲兄箴，及炳麟讀書。點竄文字，必躬親之。」

這三年裏，受着父兄的教誨。雖在文網日厲的時代，恬靜的餘杭東鄉裏，倒有陰懷光復革命的家庭，這真是奇蹟了。先生說：

「炳麟幼時聞先人餘論，讀書欲光復漢蹟，先考亦不禁也。嘗從容言：吾家入清已七八世，歿皆用深衣斂。吾雖得職事官，未嘗詣吏部。吾卽死，不敢違家教，無加清時章服。炳麟聞之，尤感動。」

可見這位詩人非但不禁先生懷着革命的思想，反而熱情奔放地，鼓勵先生不要「違家教」。有這種「家教」，無怪以後先生從事光復，「遭壘繼」，「遇狙擊」，「未嘗敢挫」。所以先生自慨着：

「此皆先世遺教之所漸成也。」

家庭的環境和教育的重要，從這裏可以窺見一二了。

清光緒二年，先生是九歲了，就請外祖父朱左卿先生來教課，外祖父是「實事求是」的樸學家，雖然是啓蒙，但是授音必審，約略講解經義。外祖父亦懷着種族革命思想，但「隱而不顯」罷了。時常將王船山、顧亭林諸人的故事，和明清之際的可泣可歌的遺事，隨意講給先生聽，引導先生入正確的革命途徑，這是偉大的啓發教育呀！

先生的舅氏朱子春先生，是一位風趣的人物，先生的幼年，時時和舅氏接觸的。這位舅氏，善畫仕女，學着顧愷之的師法，繪畫手法高妙。可是，貧得一無所有，在家裏教書，更加困苦了。但性嗜飲酒，常常想：

「阮家不厭，以一醉飽適意。」

窮苦的生活，當然不能使天天「一醉」的。有一年的秋天，先生到他家裏去遊

玩的時候，忽然門外有小販高呼賣蟹，舅氏快活得跳起來：

「我要買些蟹下酒吃。」

「家裏一個錢也沒有了！」

家人這樣回答着。但是舅氏大叫，並且奔出去說：

「河蟹老酒，雖然典當了袴子，我一定要吃的。」

正在解下袴子的當口，却巧有人來求畫，拿五百錢，換了一幅畫去，平常這幅畫值黃金四兩，舅氏要買蟹的時候，就急急地給便宜的售去。於是取蟹痛飲半天。這位風趣的畫家，當然使先生受到些微的影響，所以先生談話的時候，風趣四溢，笑話百出，使學子如坐春風，一些沒有倦容，恐怕與舅氏有關吧？

有一天，先生見書架上有蔣之騏的東華錄，先生竊窺着，見書中記載呂留良、戴名世、曾靜、查嗣庭諸人的案件，先生便就胸中發憤，覺得「異種亂華」是心裏第一恨事。先生有一次，就拿這意思講給外祖父聽，外祖父淡淡地回答：

「夷夏之防同於君臣之義。」

先生睜大了眼睛說：

「從前有人說過這樣的話嗎？」

「王船山、顧亭林已講過了。王船山講得更切實。」

外祖父再繼續的說：

「歷代亡國，是無足輕重的，只有南宋的亡國，才將「衣冠文物」亦一併都亡了！」

先生聽了這話更加高興，更進一層的說：

「明朝亡給「清虜」，反而不如亡給李自成闖賊的好？」

外祖父點頭默默地說：

「現在不必講這種議論，假使李自成闖賊得到明朝的天下，闖賊雖然不善，但是子孫未必都是不善的，但是，不要講了！」

先生的革命思想，就伏根在這一段對話裏。以後讀鄭所南、王船山的書，完全是那些保衛漢種的話，先生的民族思想，就漸漸發達了。但是鄭王兩氏的話，却沒有甚麼學理，先生再略看東西諸國的書籍，才有正確的理論，實行解放漢族了！

二 革命必流血

帝國主義的機械工業侵入中國市場以後，封建的手工業的「滿清政府」漸漸的崩潰了。經過義和團亂後，辱國喪師，國家由「自大」步入「媚外」，中國有志的知識階級，看到了滿清政府的昏庸。雖然滿清政府自己也曉得，假使再腐化下去，統治權一定要失敗的。於是亦明令各省興辦學堂，但是滿清的官僚政治，以辦學來粉飾，是救不了中國的。有志的知識份子，覺悟要救中國，非革命不可。但是滿清禁網嚴密，「革命」二字，竟不敢出諸口，實踐革命的行動，更是難着手了。當時的大部分知識份子，亦怕談革命，僅期望着滿清政府的改革政治，如申報、新聞報就提倡這種議論。可是，前進的革命志士，明瞭這不過是「與虎謀皮」，救亡是不可能的。於是，毅然決然，走上了革命的大途了。

在中華民國前十年壬寅的時候，上海的知識份子如蔡元培、蔣智由、林樂、樂瀚、王季同、汪德淵、烏目山僧宗仰等，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，表面上是提倡教育，暗中鼓吹革命。這是中國最早的革命團體了。中國教育會成立後，推蔡元培爲會長，但是會員稀少，經濟又竭蹶，很難發展，僅在文字方面鼓吹罷了。這時徐家匯南洋公學五班學生沈聯等，因不滿意學堂一切，就鬧學潮，學堂當局處置失當，全體學生，都表同情於五班學生。這時候，蔡元培任南洋公學特班教員，想調停學潮，最後是失敗了。就毅然率領一百多學生，退出南洋公學，但是無力組織學堂。恰巧中國教育會想自辦學校，就決定接受退學生的請求，予以經濟及教員的贊助。推蔡元培做總理，吳朥做學監，在這年十月十七日，租屋於南京路泥城橋福源里，舉行開學，就定名愛國學社，暗中鼓吹革命，變成革命的發祥地了。

愛國學社分四班上課，略似現在的中學。先生因他的朋友蔣智由介紹，與蔡元培善，這時就請先生教三四年級國文，一二年級國文是蔣竹莊先生教的。兩先生同

住在學社後上小披屋裏，僅堪容膝，房間下面是廚房，小小房裏，一日三餐的時間，總是烟餒迷目的。那時，先生常常服着長袍，外罩了「和服」——我曾見先生所穿的「和服」，「和服」的左袖上，還繡着「大漢」兩字。——頭髮已經剪了，但還留着五寸長，左右兩股分開梳着，下面垂到額際。服裝離奇，講起話來，亦有些瘋頭瘋腦。人家都暗笑他，但是先生泰然處之。嗜好紙烟，吸不絕口。學社經濟很竭蹶。所請教員多爲着革命的熱忱，除供給膳宿外，不給教薪，純盡義務，所以皆賣稿以維持生計。先生就爲普通學書室翻譯妖怪學講義，竹莊先生爲蘇報館翻譯日文。生活是很苦的。有一天，先生連吸紙烟的錢都沒有了，向朋友汪德淵借錢，寫一張字條給汪說：

「今已不名一拿，乞借大洋兩枚，以購紙烟。」

這條子給竹莊先生看見了，就問他：

「既已借錢，爲什麼不多借幾元呢？」

先生笑了一笑說：

「同他不過兩元交情，多則恐怕不會答應的。」

先生和竹莊先生很睦逆，又同居一室，故常常談天，但是竹莊先生是講究衛生清潔的，而先生則反之，兩人同居，亦是很滑稽的事。先生常說：

「吾輩文人，手無縛雞之力，要實行革命，甚難。文學的毒人，與鴉片無異。治樸學的如吸大土烟；治詩古文辭的，如吸小土烟。癮有重輕，爲毒則一。」

這時先生一股熱忱，在光復漢族。所以教國文的時候，就講明清烈士的史跡。先生說：

「鶴頤（蔡元培號）就租界設愛國學社處之，招余講論。多述明清興廢之事，意不在學也。」

相聚的多是熱血青年，就昌言革命了。

四川人鄒容（尉丹）留學日本，他性暴悍，喜言革命。在日本知道留日江南陸軍學生監督姚煜（文甫）有姦私的事，兩人雙宿雙飛，儼同夫婦，留學界皆深恥之。

鄒容就會同了張繼、翁鞏、張軼、殿等五人，打破門窗，跳入寓室去捉姦，當場打姚煜的耳光。並且拿着決利的剪刀，將姚的辮子剪斷了，姚當時被毆辱，還不知道動手的人是誰。後來曉得是鄒容所為，鄒容就與張繼一同遁逃回上海了。與先生會見於愛國學社一見傾心，相稱莫逆。但是鄒容喜諷刺，善罵人。看見學社社員多在學習英吉利語。鄒容笑着誚他們說：

「你們棄了國學不研究，專習英文，將來堪做買辦，預備做洋奴了。」

社員聽了大怒，想要痛毆他。可是鄒容常常身懷手槍，性質粗暴，沒有人敢攔他。鄒容高興的時候，推先生做「東帝」，自己稱爲「西帝」，常常高談闊論。

在光緒廿九年，學生受着當局的壓迫和監視。這年四月，南京陸師學堂學生反抗，風潮擴大。退學的學生代表林力山、章士釗等到上海接洽，愛國學社表示歡迎，免收一切費用，於是四十餘人，編入學籍，吳朧高興得撫掌說：

「我們的義勇隊，不怕沒有教練的人了。」

學社集合了九十六人，分成八小隊，早晚操練，由章士釗等任教練。這樣就正式改名爲軍國民教育會。革命思想更濃厚了。同時湖南陳範主辦蘇報，與先生等聯絡，變成革命機關報，登載着排滿興漢的激烈議論。第一篇就登刊先生的客帝篇。而社員每週在張園的安壇第開會演說，鼓吹革命。使全國震驚，政府恐忌。由是拿辦新黨的風聲，日益加緊。先生亦說：

「溥泉（張繼）與巴人鄒容威丹自日本歸，長沙章士釗行嚴亦來。三位皆年少英發，余以弟畜之。威丹著書稱革命軍，屬余爲序。行嚴亦就蘇報，昌言革命。學社諸子，又時會林下演說，遠近和者浸衆。」

鄒容做了一本宣傳革命的小冊子，叫革命軍，共七章，約二萬餘言。拿着想請先生修改潤飾一下，先生說：

「革命的文字，應當使人人易解，這本書還好，不要改的。」
先生沒有改，做了一篇序。由宗仰出錢印行。這書宗旨在驅逐滿族，光復中國，大

聲評擊，文極犀利。出版以後，震撼了全國。適康有爲在國外，組織「保皇黨」，主張君主立憲，極力迴護「清廢」。先生做駁康有爲論革命書，痛駁康有爲思想的錯誤。文字樸奧，理論正確。書中竟大胆的罵起滿清光緒皇帝來了：

「載活小醜，不辦粟麥。」

這書亦由宗仰刊行，流傳極速。使滿清人士看了駭目發呆，大觸滿清之忌，就密諭查辦。滿清政府嚴諭「兩江總督」魏光燾有：

「上海愛國黨在上海張園集衆開道，倡言革命，該督形同聾聵。」

魏光燾接着這上諭，就很惶恐。派道員俞明震到上海查辦。但是滿清政府很昏庸的不知何人是黨魁。於是有人獻策，決定查拿六人：

(1) 蔡元培 (2) 章炳麟 (3) 鄒容 (4) 宗仰 (5) 吳朧 (6) 陳範。

策劃既定，由上海道與上海總領事商量，要拿辦這六人，總領事立刻允許滿清政府的要求，已經簽字了。可是工部局以爲政治犯，照文明國家的條例，應當保護不

肯執行。但工部局屢傳蔡元培、吳眺前去，告以盡力保護的意思，實則暗示被拿諸人，快快離開上海。等到「兩江總督」派員嚴查的時候，因工部局不肯拘人，問計於法律顧問西人担文律師，担文以為只有訴諸法律。於是魏光燾代表滿清政府為原告，控訴先生等六人於會審公堂。

這年——光緒二十九年——五月下旬，已得消息。閏五月初，蘇報館被封，陳範逃亡日本。蔡元培一天去看先生：

「我看舍走外，沒有其他方法可想了。」

諄諄地勸先生走。先生搖頭高聲底說：

「革命必流血，我被『滿清政府』已查拿六次，這是第七次了！」先生表示不肯走，並且希望鄒容亦不要逃，鄒容竟首肯。於是蔡元培赴青島，吳眺赴法國，宗仰避居哈同花園，只有先生同鄒容留在愛國學社。

閏五月初六日，因魏光燾代表「滿清」的起訴，就由票拘人。西捕至愛國學社

客堂裏，先生正危坐不動。西捕拿出拘票，指名一一問着，數到先生名字問：

「誰是章炳麟？」

先生自己指指鼻子說。

「餘人都不在，我就是章炳麟。」

欣然給巡捕上了手銬，隨着西捕去了。要求帶些東西去，西捕都不會肯。可是，這種「求仁得仁」的氣概，真是並世第一人了。鄒容畢竟年青，心志不定，一看見捕房派人來拘，從後門逃逸，張繼把他藏在虹口一位西教士家裏。隔日，又大義懷然自行投案。先生拘至會審公堂，英國領事拿出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問先生曰：

「這書是你所作的嗎？」

先生回答：「是。」

遂送入英捕房監禁，不准出外。這案遂震動全國，掀起了革命的巨浪。滿清政府因此漸漸的沒落。

三 西牢三年

在福州路巡捕房黑黯的牢獄裏，閉禁着爲民族流血的革命壯士——太炎先生和鄒容。

進獄後，因爲不能帶一物，無筆無墨，不能寫述。又不准和人接談，偶然附耳私語還可，假使給印度巡捕知道，馬上要干涉，或竟大罵，持棍亂毆。

先生除靜待審問外，要求獄中允許看書。洋裝書是不許送入獄，佛經是許可的。中國教育會留在上海的會員，每週派二人輪流探問，先生就向他們索閱瑜伽師地論，及成唯識論，他們在會中蔣智由的書篋裏尋得這書，就設法送去。先生自己說：

『友人或求納書籍，獄吏許之。始余嘗觀因明入正理論。在日本購得瑜伽師地論，煩擾未卒讀。羈時友人來致。及是，並致金陵所刻成唯識論。役畢，晨夜研

誦，乃悟大乘法義。威丹（鄒容）不能讀，年少剽急，卒以致病。」
先生就悉心研究「相宗」妙義了。

清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四日，第一次審問革命巨案。會審公堂上，中間坐着會審委員英國領事，他擔任裁判官，原告是「滿清政府」，代表人是魏光燾，所聘律師是英國人担文。被告是先生鄒容等六人。這種不倫不類的訴訟，政府與平民對立在帝國主義者之前裁判，全民族憤怒，促使逐滿的巨潮，更加揚厲。先生說：

「清政府至遣律師代表，與吾輩對質。震動全國，革命黨聲氣大矣。」又說：「自是革命黨與清廷居然有敵國之勢矣。」

担文律師所控罪狀，是指控鄒容革命軍的第一第二兩章，先生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裏排除滿人的文字，及摘取蘇報中的論說。但是須翻譯英文。有我國視為「大逆不道」的文句，一經翻譯，反平淡無奇了，例如蘇報論說中有：

——革命之宣告，殆已為全國之所公認，如鐵案之不可移。

當時譯得不高明，變成：

——我等之意，欲逐去滿族，以表示中國國民之意。

又如駁康有爲論革命書內有：

——載滸小醜。

翻譯的不明這意義，譯成：

——載滸小賊。

英國領事看了「小賊」之稱，覺得很平淡，沒有奇怪。在先生滔滔辯論下，第一審就此告終了。

二十七日，第二次開審，和第一審一般，先生仍正色抗辯，大聲疾呼，英國領事竟舉起拳頭，大擊桌子，禁止先生發言。於是担文律師立起，很狡猾地說：

「這事已經成爲交涉重要案件，須候北京公使與政府商妥後，再訊。」

這是一種陰謀，政府先設計向各國公使交涉，想將二人引渡，予以正法。但是各

國公使爲了革命份子，不許。政府願將滬寧鐵路權利讓出，來交換革命黨人，亦不許。於是，「滿清政府」不得已，再要求各國公使共同治理。

先生禁閉在巡捕房十個月，生活很苦悶。一日，「會審公堂」忽傳先生與鄒容說

「上海道有文書來。」

於是，先生同鄒容去聽判。上海的知縣就宣讀着：

——外務部會同各國公使判文：章炳麟監禁三年，鄒容監禁二年。許以羈繫時日作抵，均罰作苦工，監禁期滿，逐出租界。——就判決從福州路巡捕房移入提籃橋西牢。後來先生有時談得高興的時候，常回憶過去，對我說：

「延國，這事太奇怪了！「外務部」是管理外交的，刑事自有他的主管機關。我的判罪，要經「外務部」與各國公使會議，與外國人商量來定我的罪，奇了！奇了！」這時國內革命黨人，漸漸集中在東京，孫中山先生適自南洋到東京，集合同志，

創立「興中會」——這會到乙巳年改名「同盟會」——從事革命秘密工作。先生在禁獄中聞到這消息，很快樂，就向獄中管理人索取紙墨，託言是寫家書，秘密地寫信給中山先生，並推尊他爲「總統」，這信由友人張繼送到東京。身在獄中，不忘國是，尊爲「總統」，這種不避殺身之禍，竟敢上書，浩然之氣，與中華民國長存了。

移禁西牢以後，不准接見親友，換着犯人衣，原有衣服，悉使脫下，獄吏代爲收藏，俟出獄時還給。先生有時講笑話——這事很滑稽的，有犯人冬天進獄，熱天釋出，脫去犯人衣，只好穿皮袍，回家的。

犯人的衣服，分冬夏兩副，一副單衫褲，一副棉襖棉褲，多是粗布做的。三月底就一律脫去棉衣，着單衣；九月底一律脫去單衣，着棉衣。臥寢是沒有被褥的，每犯發給線毯一條，到嚴寒的大雪天，亦是一樣。這是最苦的事，體弱的犯人，中寒成病，死的人很多。牢中有五百犯人，每年要死去一百人，外國犯人因寒冷死亡的，亦很多。

着了犯人衣服，編好號數以後，就入指定的禁牢，每犯一室，室深八尺，廣四尺，每

夜走廊上裝着電燈，微弱燈火，照射到每一室裏，足鏗鐵的摩擦聲，隱隱相應。傳出一二聲的長歎，悲憤得可怕。獄卒巡查點名和巨聲關閉鐵門。間有死屍抬出，或被拷打的慘叫。否則陰沉沉，終年不見天日。

先生做着苦工。獄吏視犯人的職業，分派苦工的輕重。商人最苦，做着擊石子的工作。老犯人又常常欺侮新犯人，先生是文人，所以派做裁縫，這是輕工。所擔任的是縫襪底，或犯人衣上，編號寫字。每天作苦工八小時，縫衣寫字，隨多隨少，沒有有限止。有人問先生說：

「聽說您老人家在獄中做裁縫，是嗎？」

「我縫襪底，縫衣有時亦做的。」

「您能縫何等衣？」

「犯人衣。」復笑笑的說：「草草縫去，不求工也。」

因為是政治犯，做輕工，已是優待了。當時先生要救拯四萬萬同胞於水火，努力

提倡革命，誓必光復漢族，還我河山。因為登高而呼，才緝捕幽禁。牢中犯人很多，任俠結怨，或爲仇家所害。一聞先生的作爲，大家都尊崇他。犯人徐福生讀書不多，先生教徐福生每天識字若干，親自講解，後來徐福生能作文。徐福生曾說：

「章公爲人中麟鳳，福生仰望已久。一日得遇大賢，不啻斗獲名師。此後朝夕相共，當如黃霸之於夏侯勝也。所不敢冒昧以瀆者，恐崖過高，不容攀陟耳。乃公謙抑爲懷，竟一見如故，殷殷折節下交，且諄諄以革命相勗。」

在獄中和犯人竟衣食相推，疾病相扶持，悲憤相慰藉。故先生後來常感慨着文人情薄，不屑交往；而願與江湖任俠遊，或許是這個原因罷。

獄卒時常陵暴，有一次，先生竟自絕食，到七天，還不死，又漸漸底回復原狀。先生自知不會活下去了，遇着印度巡捕動武，亦以拳相抗，印度巡捕大怒，拳足交併，或以軟楷擊手指。帝國主義國家統治下的上海，拿對付殖民地人民的非人道的酷刑，來加諸國人身上。先生幾乎死去，也有幾次。鄒容雖然同先生一室做縫工，可是年少剽

急，不能談佛典義性。在牢時，已是容色很憔悴，像瘋顛病似，夜間不寐，大聲罵人。明晨先生問他，他像不知道這會事。犯人說他有精神病。牢中每星期必有大夫來視察，犯人有病，就爲之診治。病重的，得由大夫報告，送進醫院。光緒三十年正月，鄒容患熱病，大夫以爲必死。二月向「會審公堂」保釋，已經允許出獄。出獄前一日，押赴工部局醫院診治，大夫給鄒容藥一包，回到獄中服下，夜半就暴死了。明日早晨，先生立刻撫屍大哭，看見鄒容口張目視，更哭得不能出聲。不久巡捕將死屍放在車上，載了出去。義人劉三，就將革命烈士下葬了。

鄒容既暴死後，外間輿論頗譁，皆謂滿清官吏行賄毒殺。革命人士，深恐鄒容毒死後，再毒死先生，一方面策動言論，歐美人士，亦起評論；一方面徐錫麟奔走調護，乃稍稍弛禁。先生說：

「外論頗譁，因是不毒我，亦未可知。雖然我無病，進藥亦無因也。」

牢中星期日停工，各犯人能稍稍游行，惟有巡捕監視着。又有基督教士到牢中

講道勸犯人改過。教士知道先生是革命黨人，常到先生室中慰問，或作長談。同教士談話，雖時間較長，亦不干涉。有不相識的西人，亦時來探視這位革命巨人，或攜食物餽贈，時爲巡捕所阻。

自鄒容死後，先生腦海裏，時常浮起故人的影子，又聽到教士暗中講述革命黨人的新聞，先生不覺慷慨悲歌。

先生在牢中，做着裁縫的苦工。最後升一美缺，什麼美缺呢？曰「燒飯」。犯人的飯食是麥六分米四分，初來時，粗糲難下咽。到星期日才有嘴些肉味。分配給犯人飲食，就派犯人八人，各管其事。混言之曰：「燒飯」。先生職務是「稱飯」。每犯每頓，各得飯重一磅，一律無多少。惟「燒飯」的人的有偷飯的權利，「稱飯」的亦如此，故先生的職務，其他犯人皆極羨慕，但先生是不屑爲的。

在獄研誦瑜伽師地論，更得勝義。遂覺胸襟寬大，身體漸漸肥胖了。三年期滿，這年是光緒三十二年，先生年三十九歲的時候。在西牢實住二十六月，合併巡捕房十

月，依法釋放。將出獄，先數日即送先生至福州路巡捕房。到五月初八日期滿，先生出獄。容顏反見豐潤，這是素有涵養，又深研佛典的緣故罷。

先是日本同盟會孫中山先生派孫毓筠到上海迎先生出獄，中國教育會的留滬會員，已預購船票，送往日本。

屆時出獄，蔡元培、葉瀚及蔣竹莊先生等十餘人，於上午十時，集於巡捕房門首守候。因爲仍須巡捕房執行逐出租界之罪。十一時，先生出來了，羣衆鼓掌歡迎，一一與先生握手。即由葉瀚陪乘馬車，至吳淞巴子路中國公學。公學的人皆惴懼，且慮有人來害先生，迫先生走，故留三天，即乘日本郵船東渡。

日本同盟會革命人士，羣集江戶歡迎先生的蒞臨！

四 錦輝館上

光緒三十二年五月（民元前六年（一九〇六）陽曆六月二十九日）上海租界當局執行太炎先生出獄，逐出租界的命令，孫中山先生預先派孫毓筠到上海迎接東渡。先生出獄的時候，因為深通佛典，且獄中食物無鹽，所以肌體頗腴，髮長過肩。未幾登日本郵船，赴日本。

在先生出獄的前一年，孫中山先生和黃興等，已經在東京，集合留學生千餘人，組織中國同盟會，並倡辦民報，鼓吹革命，由張繼、宋教仁、胡漢民、汪兆銘、朱大符等任編輯，同盟會主編的新民叢報主張「君主立憲」，互相詰難，辨論筆戰。先生到日本，同盟會同志羣集迎迓了。

七月十五日，留日本學生，在神田區錦輝館開大會以歡迎革命大師。當時遠近

慕名，爭睹風采。所以參加的同志，有七千多人。館內擁擠不下，就高登屋檐，一觀音容。那時歡呼聲，鼓掌聲，震撼着神田區了！先生即席有極長的演說，首先講述自己平生歷史，再以「涵養」「感情」兩事勉勵大衆，這是先生有歷史性的重要議論，現在記錄如後：

「今日承諸君高誼，開會歡迎，實在愧不敢當。況且自願生平，並沒有一長可恃，愈覺慚愧。只就兄弟平生的歷史，與近日辦事的方法，略講給諸君聽聽。」

「兄弟少小的時候，因讀蔣氏東華錄，其中有戴名世、曾靜、查嗣庭諸人的案件，便就胸中發憤，覺得「異種亂華」是我們心裏第一恨事。後來讀鄭所南、王船山兩先生的書，全是那些保衛漢種的話。民族思想，漸漸發達。但兩先生的話，却沒有甚麼學理。自從甲午以後，略看東西各國的書籍，纔有學理灌輸進去。那時候，我對著朋友宣揚逐漸獨立的話。人家總是搖頭，也有說是瘋顛的，也有說是叛逆的，也有說是自取殺身之禍的。但兄弟是憑他說個瘋顛，我還守我瘋顛的念頭。壬寅春天，來到日本，

見著中山。那時留學諸公，在中山那邊往來，可稱志同道合的，不過一兩個人，其餘偶然來往的，總是覺得中山奇怪，要來看看古董罷了！並沒有熱心救漢的思想。暗想我這瘋顛的期望，畢竟是難成的了。就想披袈裟做個和尚，不與那些學界政界的人往來。不料監禁三年以後，再到此地，留學界中，助我張目的人，較從前增加百倍，纔曉得人心進化，是實有的。以前排滿復漢的思想，也是人人都有。不過潛伏胸中，到今日纔得發現。自己以前所說的話，只比得那鶴知夜半，鷄知天明。夜半天明，本不是那隻鶴那隻鷄所能辦得到的。但是得氣之先，一聲膠膠喔喔的高啼，叫人起來做事，也不是可有可無。到了今日，諸君所說民族主義的學理，圓滿精緻，真是後來居上。兄弟豈敢自居先輩嗎？

「只是兄弟今日還有一件要說的事。大概爲人在世，被人說是瘋顛，斷然不肯自己承認，除非那「笑傲山水」的詩豪畫伯們，又作別論，其餘總是一樣。獨有兄弟却承認我是瘋顛，我是有神經病。並且聽見人家說我是瘋子，說我有神經病，我倒反

而格外高興。爲甚麼呢？大凡非常可怪的議論，不是神經病人，斷不能想，就能想也不敢說，說了以後，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，不是神經病人，斷不能百折不回，孤行己意。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，必得有神經病，纔能做到。諸君且看那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，可不是有神經病的嗎？那提倡「民權自由」的羅梭，爲追一狗，跳過河去，這也是神經病的。那回教初祖摩罕默德，據今日宗教家論定，是有臆燥病的。像我漢人明朝熊廷弼的兵略，古來無二。然而看他氣性傳說，熊廷弼剪裁是個瘋子。近代左宗棠的爲人，保護滿奴，殘殺同類，原是不足道的，但他那出奇制勝的方略，畢竟令人佩服。這左宗棠年少在嶽麓書院的事，種種奇怪，想是人人共知。更有德國畢士麥，曾在旅館裏，喚堂官，沒有回應，便就開起槍來。這是何等性情呢？你們細看，這六人的才能功業，豈不是都由神經病裏蛻變而來的？爲這緣故，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。也希望諸位同志，人人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。近來有人傳說，某某是有神經病，某某也是有神經病。兄弟看來，不怕有神經病，只怕「富貴利祿」面臨的時候，那神經病立刻

好了。這纔是要不得呢！略高一點的人，「富貴利祿」的補劑，雖不能醫治他的神經病；那「艱難困苦」的毒劑，還是可以治得的。這總是脚跟不穩，不能成就的。兄弟嘗這毒劑，是最多的。算來自戊戌年以後，已有七次查拿。六次都拿不到，到第七次，方纔拿到。以前三次，或因別事株連，或是普拿新黨，不專爲我一人。後來四次，却都爲逐漸獨立的事。但兄弟在這艱難困苦的渦旋裏頭，並沒有一絲一毫的懊悔。憑你甚麼毒劑，這神經病總治不好。或者諸君推重，也未必不由於此。

「若有人說：『假如人人有神經病，辦事必定昏亂，怎能有條理做事呢？』但兄弟所說的神經病，並不是粗豪鹵莽，亂打亂跳。要把那細針密縷的思想，裝載在神經病裏。譬如思想是個貨物，神經病是個汽船。沒有思想，空空洞洞的神經病，必無實際。沒有神經病，這思想可能自動的麼？以上所說，是略講兄弟平生的歷史。

「至於近日辦事的方法，一切政治法律軍事等，這是諸君已經研究的，不必再講。依兄弟看，第一要在感情。沒有感情，憑你有百千萬億的拿坡崙、華盛頓。總是人各

一心，不能團結。當初柏拉圖說：「人的感情，原是一種醉病。」這仍是歸於神經的了。要成就這感情，有兩件事是最要的。

第一：是用宗教，發起信心，增進國民的道德。

第二：是用國粹，激動種性，增進愛國的熱腸。

我先說宗教，近來像賓丹斯賓塞爾那一流人，崇拜功利，看得宗教都是漠然。但若沒有宗教，這道德必不得增進，生競存爭，專爲一己。就要團結起來，譬如一碗的乾麥子，怎能團得成麵。歐美各國的宗教，只奉耶穌基督，雖是極其下劣，若沒有這基督教，也斷不能到今日的地位。那伽得社會學中，已把斯賓塞的話，駁辯一過，只是我們中國的宗教，應該用那一種呢？若說孔教，原有好到極處的，就是各種宗教，都有神祕難知的話，雜在裏面。惟有孔教，還算乾淨，但他也有極壞的。因爲孔子當時，原是貴族專政的時代，一班平民，是沒有官做的。孔子心裏，要與貴族競爭，就教化起三千弟子，使他們成就做官的材料，從此以後，果然平民有官做了。但孔子最是膽小，雖要與貴

族競爭，却不敢去聯合平民，推翻貴族政體。他在春秋上，雖有「非世卿」的話，只是「口誅筆伐」，並不敢實行的。所以他教弟子，總是依人作嫁，最上是帝師王佐的資格，總不敢覬覦帝位。及到最下一級，便是「委吏乘田」，也將就去做了。諸君看孔子生平，當時攝行相事的時候，祇是依魯君。七十二國周游數次以後，日暮途窮，回家養老，那時並且依傍季氏。他的志氣，豈不一日短一日麼？所以孔教最大的污點，是使人不脫富貴利祿的思想。自漢武帝尊孔教以後，這熱中於富貴利祿的人，總是日多一日。我們今日想要實行革命，提倡民權，若夾雜一點富貴利祿的心，就像微蟲，菌可以殘害全身。所以孔教是斷不可用的。若說那基督教，西人用了，原是有益，中國用了，却是無益。因為中國人的信仰基督，並不是崇拜上帝，實是崇拜西帝。最上一流，是借此學些英文法文，可以自命不凡。其次就是饑寒無告，要借此混日子。最下是憑仗教會的勢力，去「魚肉鄉愚」，「陵轍同類」。所以中國的基督教，總是「偽基督教」，並沒有真基督教。但就是真基督教，今日還不可用。因為真基督教，若野蠻人

用了，可以日進文明。若文明用了，也就退入野蠻。試看羅馬當年，政治學術，何等燦爛。及用基督教後，一切哲學，都不許講，使人人自由思想，一概堵塞不行，以致學問日衰，政治日敝，羅馬也就亡了。那繼起的日耳曼種，本是野蠻民族，得些基督教的道德，把那強暴好殺的心，逐漸化去，就能日進文明。這不是明白的證據麼？今日的中國，雖不能與羅馬並稱，却還可稱「伯仲」，斷不是初起的日耳曼種可相比例。所以真正的基督教，於中國也是有損無益，再就理論上說，他那謬妄可笑不合哲學之處，略有學問思想的人，決定不肯信仰，所以也無庸議。孔教、基督教，既然必不可用，究竟用何教呢？我們中國，本稱爲佛教國，佛教的理論，使上智人不能不信。佛教的戒律，使下愚人不能不信。通徹上下，這是最可用的。但今日通行的佛教，也有許多的雜質，與他本教不同，必須設法改良，纔可用得。因爲淨土一宗，最是愚夫愚婦所尊信的，他所求的，祇是現在的康樂，子孫的福澤，以前崇拜科名的人，又將那最混賬的太上感應篇、文昌帝君陰騭文等，與淨土合爲一氣。燒紙、拜懺、化筆、扶箕、種種可笑可醜的事，內典所沒

有說的，都一概附會進去。所以信佛教的，祇有那卑鄙惡劣的神情，並沒有勇猛無畏的氣概。我們今日要用華嚴法相二宗，改良舊法。華嚴宗所說，要在「普度衆生」。頭目腦髓，都可施捨與人。在道德上，最爲有益。法相宗所說，就是「萬法惟心」。一切有形的色相，無形的法塵，總是幻見幻想，並非實在真有。近來康德、索賓霍爾諸人，在世界上稱爲哲學之聖。康德所說「十二範疇」，純是「相分」的道理。索賓霍爾所說「世界成立全由意思育動」，也就是「十二緣生」的道理。這許多哲理，今日也最相宜。要有這種信仰，纔能勇猛無畏，衆志成城，方可幹得事來。佛教裏面，雖有許多「他力攝護」的話，但就華嚴法相講來，心、佛、衆生，三無差別。我所靠的「佛祖」，仍是靠的「自心」。比那基督教人，依傍上帝，扶牆摸壁，靠山靠水的氣象，豈不強得多嗎？有的說中國佛教，已經行了二千年，爲甚沒有效果？這是有二要點，大概各教可以分爲三項，一是多神教，二是一神教，三是無神教。如政體分爲三項，一是貴族政體，二是君主政體，三是共和政體。必要經過君主政體的階級，方得漸入共和政體。若從這貴

族政體，一時變成共和政體，那共和政體，必帶種種貴族的雜質。必要經過一神教的階級，方得漸入無神教。若從這多神教，一時變成無神教，那無神教，必帶種種多神教的雜質。中國古代的道教，就是多神教。後來佛教進來，這就是無神教。中間未經一神教的階級。以致世人看佛，也是一種鬼神，與那道教的種種鬼神，融化為一。就是剛纔所說的燒紙拜懺，化筆扶箕等類，是袁了凡、彭尺木、羅臺山諸人所主張的。一般社會，沒有一人不墮這坑中，所以佛教並無效果。如今基督教來崇拜一神，借那摧陷廓清之力，把多神教已經打破。所以再行佛教，必有效果可見的了。有人說印度人最信佛教，為何亡國？這又有一要點，因為印度所有，祇是宗教，更沒甚麼政治法律。這部摩訶法典，就是婆羅門所撰定，從來沒有政治法律的國，任何教，總是亡國。這答不在佛教，在無政治法律。我中國已有政治法律，再不會像印度一樣。若不肯信，請看日本，不是崇信佛教的國麼？可像那印度一樣亡國麼？有的說佛教看一切衆生，皆是平等，就不應生民族思想，也不應說逐漸復漢。殊不曉得，佛教最重平等，所以妨礙平等的

東西必要除去。滿洲政府待我漢人種種不平，豈不應該攘逐。且如婆羅門教分出四性階級，在佛教中，最所痛恨。如今清人待我漢人，比那刹帝利種虐待首陀，更要利害十倍。照佛教說，逐滿復漢，正是分內的事。且佛教最恨君權，大乘戒律都說：『國王暴虐，菩薩有權，應當廢黜。』又說：『殺了一人，能救衆人，這就是菩薩行。』其餘經論，王賊兩項，都是並舉。所以佛是王子，出家爲僧，他看做王就與做賊一樣。這更與恢復民權的話相合。所以提倡佛教，爲社會道德上起見，固是最要。爲我們革命軍的道德上起見，亦是最要。總望諸君，同發大願，勇猛無畏。我們所最熱心的事，就可以幹得起來了！

次說國粹，爲甚麼提倡國粹？不是要人尊信孔教，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。這個歷史，是就廣義說的。其中可以分爲三項：

一、語言文字。

二、典章制度。

三、人物事跡。

「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，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，所差甚遠，所以自甘暴棄，說中國必定滅亡，黃種必定勦絕。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，見得一無可愛，就把愛國愛種的心，一日衰薄一日。若能明瞭中國的歷史文化，我想即使是全無心肝的人，那愛國愛種的心，必定風發泉湧，不可遏抑的。兄弟這話，並不像做「格致古微」的人，將中國同歐洲的事，牽強附會起來。又不像公羊學派的人，說甚麼「三世」就是進化，「九旨」就是進夷狄爲中國，去仰攀歐洲最淺最陋的學說。只是就我中國特別的長處，略提一二。先說語言文字，因爲中國文字，與地球各國絕異。每一個字，有他的本義，又有引中之義。若在他國，引中之義，必有語尾變化，不得同是一字，含有數義。中國文字，却是不然。且如一個天字，本是蒼蒼的天，引申爲最尊的稱呼，再引申爲自然的稱呼。三義不同，總只一個天字。所以有說文、爾雅、釋名等書，說那轉注假借的道理。又因中國的話，處處不同，也有同是一字，彼此聲音不同的；也有同是一物，彼此名

號不同的。所以爾雅以外，更有方言，說那同義異文的道理。這一種學問，中國稱爲小學，與歐洲比較語言學，範圍雖不同，但性質也有數分相近。但是更有一事，是從來小學家所未說的，因爲造字時代，先後不同，有「古文」「大篆」沒有的字，獨是「小篆」有的。有「小篆」沒有的字，獨是「隸書」有的。有漢時「隸書」沒有的事，獨是玉篇、廣韻有的。有玉篇、廣韻沒有的字，獨是集韻、類篇有的。因造字的先後，就可以推見「建置事物」的先後。且如說文「兄」「弟」兩字，都是轉注，並非本義。就可見古人造字的時代，還沒有兄弟的名稱。又如「君」字，古人只作「尹」字，與那「父」字，都是從手執杖。就可見古人造字的時代，是家族政體，父權君權，並無差別。其餘此類，一時不能盡說。發明這種學問，也是社會學的一部分，若不是略知小學，史書所記，斷斷不能盡的。近來學者，常說新事新物，逐漸增多，必須增造新字，纔得應用。這自然是最要，但非略通小學，造出字來，必定不合六書規則。至於和合兩字，造成一個名詞，若非深通小學的人，總是不能妥當。且文辭的本根，全在文字。唐代以前，文人都通小

學，所以文章優美，能動感情。兩宋以後，小學漸衰，一切名詞術語，都是亂攪亂用，也沒有絲毫可以動人之處。究竟甚麼國士的人，必看甚麼國士的文，方覺有趣。像他們希臘、梨俱的詩，不知較我家的屈原、杜工部優劣如何？但由我們看去，自然本種的文辭，方爲優美。可惜小學日衰，又辭也不成個樣子。若是提倡小學，能發達到文學復古的時候。這愛國保種的力量，不由你不偉大的。

『第二，要說典章制度，我們中國政治，總是君權專制，本沒有甚麼可貴。但是官制爲甚麼要這樣建置，府郡爲甚麼要這這分劃，軍隊爲甚麼要這樣編制，賦稅爲甚麼要這樣征調，都有一定的理由，不好將專制政府所行的事，一概抹殺。就是將來建設政府，那項須要改良，那項須要復古，必得胸有成竹，纔可以見諸施行。至於中國特別優長的事，歐美各國所萬不能及的，就是均田一事，合於社會主義。不說三代井田，便從魏晉至唐，都是行均田制度，所以貧富不甚懸絕，地方政治，容易施行。請看唐代以前的政治，兩宋至今，那能彷彿萬一。這還是最大最繁的事。其餘中國一切典章

制度，總是近於社會主義，就是極不好的事，也還近於社會主義，兄弟今天，略舉兩項：一項是刑名法律，中國法律，雖然近於酷烈，但自東漢定律，直到如今，沒有罰錢贖罪的事。惟有職官婦女，偶犯笞杖等刑，可以收贖，除那樣人之外，憑你有陶朱猗頓的家財，到得受刑，總與貧民一樣。一項是科場選舉，這科舉原是最惡劣的，不消說了。但爲甚隋唐以後，只用科舉，不用學校？因爲隋唐以後，書籍漸多，必不能像兩漢的簡單。若要入學購置書籍，必得要無數金錢，又且功課繁多，那做工營農的事，只好開起一邊，不能像兩漢的人，可以帶經而鋤的。惟有律賦時文，只要化費一二兩的紋銀，就把墨可以統統買到，隨口吟唔，就像唱曲一般，這做工營農的事，也還可以並行不悖。必得如此，貧人纔有做官的希望，若不如是，求學入官，不能不專讓富人，貧民是沈淪海底，永無參政之日了。這兩件事本是極不好的，尙且帶幾分社會主義的性質。何況其它好的呢？我們今日崇拜中國的典章制度，只是崇拜我們的社會主義，那不好的，雖要改良，那好的，必定應該頂禮膜拜，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。

「第三，要說人物事蹟。中國人物，那建功立業的，各有功罪，自不必說。但那俊偉剛嚴的氣魄，我們不可不追步後塵。與其學步歐美，總是不能像的，何如學步中國舊人，還是本來面目。其中最可崇拜的，有兩個人。一是晉末受禪的劉裕，一是南宋伐金的岳飛。都是用南方兵士，打勝胡人，可使我們壯氣。至於學問上的人物，這就多了。中國科學不興，惟有哲學，就不能甘居人下。但是程朱陸王的哲學，却也無甚關係。最有學問的人，就是周秦諸子，比那歐洲印度，或者難有定論，比那日本的物茂卿、太宰純輩，就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！日本今日維新，那物茂卿、太宰純輩，還是稱頌弗衰。何況我們莊周、荀卿的思想，豈可置之腦後？近代還有一人，這便是徽州休甯縣人，姓戴名震，稱爲東原先生。他雖專講儒教，却是不服宋儒。常說：「法律殺人，還是可救；理學殺人，便無可救。」因這位東原先生，生在滿洲雍正之末，那滿洲雍正所作硃批上諭，責備臣下，並不用法律上的說話，總說：「你的天良何在？你自己問心可以無愧的麼？」只這幾句宋儒理學的話，就可以任意殺人。世人總說雍正待人最爲酷虐，却不知是

理學助成的。因此那個東原先生，痛哭流涕，做了一本小小冊子。他的書上，並沒有明罵滿洲，但看見他這本書，沒有不深恨滿洲。這一件事，恐怕諸君不甚明了，特爲提出。照前所說，若要增進愛國的熱腸，一切功業學問上的人物，須選擇幾個出來，時常放在心裏，這是最緊要的。就是沒有相干的人，古事古蹟，都可以動人愛國的心思。當初顧亭林要想排斥滿洲，却無兵力，就到各處去訪那古碑古碣，傳示後人，也是此意。

以上所說，是近日辦事的方法，全在宗教，國粹兩項。兄弟今天，不過與諸君略談，自己可盡力的，總不出此兩事。所望於諸君的，也便在此兩事。總之要把我的神經病質，傳染諸君；更傳染與四萬萬人!!!

這次演說，是洋洋灑灑，最警闢有價值的救國文字，對於國民的怯懦浮華，猥賤詐僞，作勇猛的評擊。

不久，由孫毓筠的介紹，正式加入同盟會，先生表示：

「民族主義的學理，諸君今日已有餘裕了。至於發表論說，出版刊物的事，我

是要爲諸君代勞的了。」

就進民報館，任編輯，主張革命，連篇累牘，文皆犀利，使讀者興奮。重要的革命文獻：如革命道德說、黨新黨論、中華民國解、排滿平議、討滿洲檄、定復仇之是非等文字，同志多奉爲圭臬。一方面攻擊梁啓超「君主立憲」的不當。先生說：

「余以胡（漢民）汪（兆銘）詰責卓如，（梁啓超）辭近詬誶，故持論稍平。湖南徐佛蘇來道卓如意，欲爲調停，克強（黃興）不許。」

於是前進的青年們，明瞭正義所在，不惑於「保皇君憲」的謬論。雖然清政府禁止民報的發行，閱讀民報是要嚴厲處刑的，可是愈是禁止，暗中流行更速，先生一篇議論發表，立刻暗中傳佈到國內，大衆就競先爭讀。不但青年們對革命理論感到興奮，就是宿儒縉紳，亦覺得先生言論的正確性。於是革命由理論，變爲實踐。這一來，李燮和在萍鄉起義了。同盟會更加銳進，不可遏止，皆賴先生革命鼓吹的雄力。

五 亡命日本

同盟會主編的民報，自第六期起，改推太炎先生任主筆。先生就住在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。這時中山先生住在牛込區築土八幡町二十一番地，與民報社相隔不遠。先生和胡漢民等，每日在孫寓敘談，商討民族復興的大計。先生好學深思，對於自用衣襪，不會置理，住在一間陋室之內，雜亂異常，由友好代先生了理。到中山先生處，必有友人伴行，有一次，獨行返報社，中途迷道，竟誤入日人家宅，經報社派人四出尋索，始尋到了。後來住在上海同孚路同福里，有一次，先生坐人力車回家，不識路徑，車夫拉着先生在路上拉來拉去，至今傳爲美談。

光緒三十三年，中山先生被日本政府所迫，到南洋去了。動身的時候，給民報社維持費二千元。這時經濟困難，先生等貧甚，常終日不得一飽。那時張繼提倡社會主

義，逃亡歐洲去了。宋教仁鬱鬱寡歡，有錢就痛飲，醉後臥地狂歌。但是民報還繼續出版，鼓吹排滿，使清政府驚愕得手足無所措。

那時候清政府派唐紹儀到美國去，國內盛倡「聯美主義」。唐紹儀路過日本，日本人忌清政府聯美，爲討好清政府起見，就允清公使請求將民報查封，禁止出版。日本警察廳干涉的理由是「民報擾亂秩序，妨害治安。」先生被傳到警廳，廳長說民報登刊一篇湯某所作革命之心理，所以要禁止。民報社不服，向東京地方裁判廳提出起訴，日本律師五六人，亦助民報社辯護。裁判長說：

「民報擾亂治安，故宜禁。」

先生不服，有一番雄辯，先生辯答：

「擾亂治安，一定要有實證。譬如我買手槍，我蓄養暴徒，或可說是擾亂治安。現

在我們用一筆一墨，寫幾句文字，什麼能判爲擾亂呢？」

裁判長默默無語，先生繼續抗辯說：

「我宣傳革命，我革中國的命；並不是革貴國的命。我寫的文字，即使是含有鼓動性，煽惑性，但煽惑的是中國人，並非日本人；鼓動的是中國人，並非日本人。對於貴國的秩序治安有何妨害呢？」

裁判長還是無語，先生再說：

「言論自由，出版自由，文明國法律都是這樣的，貴國亦同。我有什麼罪呀？」

最後開庭，仍是判「禁止出版」四字。因為地方裁判廳，奉內務省的命令，不能違反的。判後，就不准再辯，僅說：

「假使不服，可向上級官廳上訴。」

民報出版至第二十四期，即被禁了。黃興、宋教仁與先生謀劃，欲將民報遷往美國出版，困於經濟，沒有如願。一方面，「滿清大使館」暗中派人潛入民報社放毒藥，社員湯增璧、茗茶幾死。先生大怒，一定要打唐紹儀，但是唐氏已去，先生跑到留學生總會，將玻璃框裏唐的照片投在地上，以足碎之，來洩憤恨。先生乃主持章氏國學講習

會於東京，就在寓次和大成學校講授經子及音韻訓詁之學。先生自己曾說：

「那時在東京講學，所講的，是中國的小學和歷史，這二者，中國獨有的學問，不是同共的學問。」

學生聽講的，約有一百數十人，中國的留學生，師範班法政班聽的人居多數，日本入亦有來聽的。先生說：

「余學雖有師友講習，然得于憂患者多。自三十九歲亡命日本。提獎光復。未嘗廢學。東國佛藏易致，購得讀之，其思益深。始治小學音韻。編覽清世大師著撰，猶謂未至，久乃專讀大徐原本，日緡數葉，至十餘周，以說解正文比較，疑義冰釋，先後成小學答問、新方言文苑三書。又爲國故論衡、齊物論釋、煇書亦多所修治矣。」

先生具有俊偉剛毅的氣魄，和民族革命的自信力，雖然處境窮困，每日僅素食二頓，有時竟終日饑餓着。但是先生寓次小小陋室裏，還是春風滿坐，師生席地而坐，

靜靜地聆着先生講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及郝懿行爾雅義疏，新義利解，層出不窮。或談諧間發，妙語解頤，常常自晨八時講起，至正午止。雖然經過四小時之久，毫無休息，精力過人。直所謂「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」了！

當時聽講弟子很多，如黃侃、朱希祖、錢夏（後改名玄同）、沈兼士、周樹人（即魯迅）、朱宗萊、龔寶銓、許壽裳等，多是好學深思的青年，每星期到先生寓次受業的。先生對於他的弟子，亦時常獎勵，先生說：

「弟子成就者，韋黃侃、季剛、歸安、錢夏、季中、海鹽、朱希祖、遜先、季剛、季中皆明小學，季剛尤善音韻文辭。遜先博覽，能知條理。其他修士甚衆，不備書也。恨歲月短淺，他學未盡宣耳！」

先生在東京講學以後，民國三年，遭袁世凱禁閉，又重設章氏國學講習會，發揚小學歷史之學。民國二十四年，眼見東三省的淪亡，日本浪人的猖獗，先生恨得切齒腐心，除大聲呼籲救亡外，又在蘇州，設章氏國學講習會。雖然門徒大盛，但先生的心坎裏，

是滿腔救國救民族的熱忱。所以先生常表示講學是「得于憂患者多」了。

辛亥八月，武昌革命，湖南江西相繼反正。九月，東南亦定。先生高興非常，方始停止講授，乘船歸國。十月先生到上海。這時，南京臨時政府將成立，中山先生派但懋勳先生至南京，與中山先生相見，頗形歡洽，共理國政了。

六 創立統一黨

在光緒三十來間，孫中山先生和黃興、宋教仁等，集合東京留學生一千餘人，組織中國同盟會，發行民報，宣傳民族革命，聲氣甚盛。後中山先生和黃興到南洋去了，將同盟會交給庶務幹事劉揆一主持，衆望不孚，同志就次第分散。那時四川張百祥等，號招四川兩湖間的豪俠，慕同盟會名，到東京觀察。覺得同盟會做事迂緩，就暗中在國內組織共進會。武昌起義，共進會分子甚多。又陶成章從南洋到東京，與同盟會同志意見不合，陶對先生說：

「吾輩主張光復，本在江上，事亦在同盟會先，豈分設光復會？」

先生贊同，於是集合同盟會一部分同志，設立光復會。分頭進行革命，推反滿清。

滿清垮台以後，中山先生在南京組織臨時政府，同盟會新會員每日入會的。有

數千人。老同志不滿新進者巧取爭奪，重組民社，同盟會遂收集小黨，聯合組成國民黨。這時候——民國元年——袁世凱和北洋軍閥，別具野心，或陰謀割據。起義的各省，分設軍政府，號令不能統一。先生說：

「孫公于太陽歷一月一日就職，始行太陽歷。以江寧爲南京。政府號令，不出百里。孫公日騎馬上清涼山耳！」

先生目睹軍閥的蠢動，割據，更憂慮革命黨人的渙散無紀律。先生同黎元洪、程德全、湯壽潛、宋教仁、張謇、熊希齡等人，規劃設立中華民國聯合會。在成立那天，先生即席演說：

「本會性質，對於政府立於監督補助地位。其應主張之事如何？請爲諸君言之。中國本因舊之國，非新闢之國。其良法美俗應保存者，則存留之，不能事事更張也。蓋中國與美絕不同，美爲新建之國，其所設施，皆可意造，較中國易，無習慣爲之拘束也。與法亦懸殊，法係破敗之國，推翻一切。而中國則不然。如悉與習慣相

反，必不能行。至美之聯邦制，尤與中國格不相入。蓋美之各州，本殖民地，各有特權，與吾各省之爲行政區劃統一已久者不同，故絕不能破壞統一，而效美之分離。至所謂獨立者，對於滿廷而言，非對於新建之民國也。將來祇依山川劃分，如三十六郡之例已耳。惟置大總統限制其權，以防民主專制之弊，宜與法之制度稍近。至行政官，除大總統外，不由人民選舉。行政部應對議院負完全責任，不宜如美之極端分權。對於外藩，仍應行統屬主義，俟言語生業同化後，得與本部政權平等。三權分立之說，現今頗成爲各國定制，然吾國於三權而外，並應將「教育」「糾察」二權獨立。蓋教育與其他行政關係甚少，且教育宗旨定後，不宜常變。而任教授者，又須專門學識，故不應隨內閣爲進退。糾察院自大總統議院以至齊民，皆能彈劾，故不宜任大總統陳意更換。至考選考績，前此臨時大總統曾主張獨立，然就法理上言之，究屬一部分之事，無可獨立之理由，故仍宜於內閣之內，設立專局以管轄之。

「近來對於民生問題，頗有主張純粹社會主義者。在歐洲程度已高之國，尙不適用，何況中國？惟國家社會主義，乃應仿行。其法如何？（一）限制田產，然不能虛設定數，俟查明現有田產之最高額者，卽舉此爲限。（二）行累進稅，對於農工商業皆然。（三）認遺產相續稅，凡家主沒後，所遺財產，與其子弟者，當依其所遺之數抽稅。若財政問題，現時祇宜整理，不應增加。釐正漏規，而搜刮中飽，改正稅則，而平均負擔，國家收入自必倍增於前日。然富國必先足民，國民經濟，應爲發展。金融機關，宜求整理，則統一幣制，設立國家銀行，實爲今日不可緩之事也。以上數端，皆就內政立言也。至於對外，則主張國際平和，不執侵略政策。此事洵爲吾國特有之國家道德，高出於各國者也。但亦不受他國之侵略，爲自衛計，自當以適應之法，維持國權。此外關於中國舊有之美俗良法，宜斟酌保存者，請更爲諸君言之：

（一）婚姻制度宜仍舊，惟早婚則應禁。其納妾一事，於國民經濟，個人行爲，諸多

妨害，如家產之不發達，行爲之多乖謬，由此事耗費爲之者，十居七八焉。昔日官吏猶然，故將來應懸爲禁令，如官吏議員，再有納妾者，卽應免職撤消。

(二) 家族制度宜仍舊，如均分支子，懲治惡逆，嚴科內亂，均不可改。惟死後繼嗣，似宜禁斷，生前養子者不禁。

(三) 中國本無國教，不應認何教爲國教。雖許信教自由，然如「白蓮」「無爲」等教，仍應禁止。此後可由教育部檢定教理，方予公行。政教分離，中國舊俗，其僧侶及宣教師，不許入官，不得有選舉權。

(四) 本國人在本國境內入外國籍者，雖不必照舊律謀叛懲治，仍應禁斷。惟自來流寓在外者，不在此例。仍須削除國籍，如以後華僑，再有入外籍者，非先由政府允許不可。

(五) 承認公民，不依財產納稅多額，而以識字爲標準，庶免文盲與選，而有智識之寒賤，反至向隅。

(六) 速謀語言統一，文字不得用并音，妄效西文，而使人昧於其義也。

(七) 賭博啓人僥倖心，而妨害恆業，應嚴禁。

(八) 在公共場所，效外人接吻跳舞者，男女雜沓，大壞風紀，應由警察禁止。

此僕對於中國社會習慣，所應保存提倡，與夫禁止之概略也。」

先生主持聯合會，銳意進取，吸收會員，一時聞風興起，各地入會的，不下二萬多人。先生「冀以輯和民主，有所規劃論議」於是決定改中華民國聯合會爲統一黨，先生自任總裁，自擬改黨通告說：

「南北混一，區夏鏡清，共和之政府成，而艱難復逾於曩昔。經營構劃，在強有力之政府。謀議監督，在有智識之國民。夫惟集天下之智勇，聚天下之精材，然後一者不復分，合者不復渙。中華民國聯合會，照章本應改黨。特開參議會，詢謀僉同，茲署新名曰統一黨，特此通告。」

各地支部分部正式成立，其它革命黨憲政黨中立黨等小黨，都願合併。像南通等地

方，皆有統一黨的分部，黨人增至三萬人。先生發表統一黨宣言：

「本黨署名統一，發佈政綱，已逾半月。其他團體，願合併者甚多。本黨本集「革命」「憲政」「中立」諸黨而成。無故無新，惟善是與。祇求主義，不涉危險，立論不近偏枯，行事不趨狂暴，在官不聞貪佞者，皆願相互提攜，研求至當。所望政治團體諸君，毋吝金玉，樂與扶持。非獨輔助共和，亦以泯除畛域。若夫專樹一幟，崇拜個人，利用虛名，藉干祿位者，巽相之圃，自有揚鱗，則不敢以論清白之士也。」

先生常告戒黨人，要棄去浮華，崇尚實踐。希望着同志能：

「弗空張文法而遺事實，弗終朝坐論而憚簿書，弗牢持省界而外異鄉，弗媚嫉賢能而私小己。以振前清奢淫惰弛之習，爲新國先聲！」

先生頒發十一條政綱，以訓練黨人。又於民國元年十一月發行大共和日報，以爲統一黨的機關報，宣揚黨義。先生的發刊辭曾說：

「夫光復宗國，和寧兆民。執大象而天下往，勢自然也。往而不害，其猶宜自厲焉！」

不能自克，而令近見之徒，復欲擁戴虜廷，以持秩序。云共和不可行於中國，是孰尸其咎哉！然則風聽臆言，高位之所有事，直言無忌，國民之所自靖。日報刊發，大義在茲。箴當世之癰疽，謀未來之繕衛。能爲諍友，不能爲佞人也。」

先生熱望統一黨能負起建國的重任。可是，黨員既是烏合之衆，缺乏堅毅的力量和持久性。更有小資產階級的游離動搖性，一時的熱忱，參加了政黨，立刻期望着爭取政權，治理國家。有些不能脫離封建思想，以爲這是入仕途的疾徑。不久，悲觀失望。到南京以後，統一黨人士，擬與民社——後來改爲共和黨——合併。可是擁護清虜，主張君主立憲的黨人，亦要想依藉民社庇蔭，民社竟允許這事。先生憤恨黨人的變化無常，感慨的說：

「余知植黨無益，自是泊然矣！」

轟轟烈烈的統一黨，就此漸漸的湮沒了！

七 被袁世凱禁錮了

中華民國元年二月，袁世凱被選爲臨時大總統，先帝復被任爲高等顧問——孫中山先生在南京臨時政府，已任先生爲樞密顧問了。——先生一度往北京，眼見袁世凱雄猜，心地褊淺，忌刻太甚。先生很不高興，要想辭去顧問南歸。袁世凱擬請先生做倉場總督，不就，改任爲東三省籌邊使。先生很明白袁氏忌他，想到避到東三省去。不久，宋教仁被特務所殺，人心惶惶。先生入都，去見袁氏。袁氏就問先生說：

「克強（黃興）意思如何？」

因爲宋教仁盜殺，黃興想舉兵反對袁氏，所以開口探詢這事。先生說：

「遜初（宋教仁）的刺死，憂懼的不僅克強一人罷？」袁氏繼續詢問：「報紙上宣傳，克強舉兵，要爲遜初復仇，是嗎？爲什麼誣謬到這樣呢？」

「南方報紙，都載公將稱帝呢？」

「這是人家誣言。」袁氏安詳地辯着。

「假使不能使中國『安內攘外』，反而向逆流上走去，妄而稱帝，這是要覆滅的。」先生神態自若，高聲談着。袁氏默默地，兩眼直視着先生，臉色悻悻。先生留北京七天，復歸上海。由此袁氏益忌先生。

這時，黃興起兵南京反袁，上海又有討袁檄發表。先生爲民族正義發表反袁文字。可惜倉卒起義，不久，便失敗。袁氏兇饑迫人，黃興等亡命，先生想袁氏特務網羅周布，恐怕沒有地方可避了。仍舊居住上海，時常口誅筆伐，做着反袁的工作。全國人民痛恨袁氏的反動政策，又敢怒而不敢言。一讀到先生的反袁文字，一紙宣傳，全國的報紙，都爭相登載。這效力勝過十萬大軍，使袁氏看了，又恨又怕。却巧共和黨本部在北京，黨人本推黎元洪做理事長，先生做副理事長。袁氏已將黨部監視了。黨員有湖北人陳某，這人不知羞恥，獻媚於袁氏，說他可請先生到北京。陳某既得袁氏的巨賄，

乃聯絡黨員鄭某胡某，在黨部集會，說黨勢孤危，急電促先生入都。電報稱：

『國民共和二黨，懲於舊釁，欲復合。』

先生想上海北京都不能避袁氏凶饑，決冒險到北京。劉成禺勸阻先生不要北上，說：『共和黨黨員志趣複雜，恐怕以先生爲餌。先生雖篤信湖北人，但湖北人亦未可盡信。』

先生行意已決，所以說：

『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不要徒亂人意！』

是年八月到北京，住在化石橋共和黨本部。袁氏就命令戒嚴副司令陸建章，派憲兵監視。表面上是保護，實則禁止先生行動，並且監視先生的言論。凡共和黨來往函件，均要檢查，於是行動言論自由，都被剝奪。先生方始明白已被騙，大罵：

『湖北人設計賣我！』

先生憤恨袁氏派憲兵監視，就拿着手杖追擊憲兵，憲兵逃跑，先生就高興呼着：

「袁氏走狗給我逐去了！」

憲兵給先生逐出後，就換穿便服，仍舊監視。先生居住在右院斗室中，不是高談古今，就狂飲怒罵。先生歡喜拿花生米佐酒，吃時去花生蒂，叫着：

「殺了袁皇帝的頭。」

或寫了「袁賊」的紙條，拿火焚去，呼着：

「袁賊燒死了！」

先生這樣就很歡心。友人見先生愁鬱傷生，縱酒漫罵，亦不是長久之計，於是請先生講學，又設章氏國學講習會，講堂設在共和黨本部的會議廳大樓。報名聽講的很多，袁氏亦派特務暗中參加。先生講授經學，子學，史學，玄學等，監視中雖沒有書籍，但是先生「便便腹筒，取之無窮。」所講的，貫串經史，融合新舊，獨到創見很多。使學生聽了忘倦。這樣講到一個多月，先生不高興了，想計劃出京。可是，袁氏特務密佈，無法出走。但是，先生決意要走。黨部同人設筵作餞別，暗中相約，縱酒狂歡，使誤事不能

行。有人提議以「罵袁」爲酒令，一人罵，衆人飲，不罵要罰。先生大樂，忘了火車時刻。五時許，遂匆促至車站，火車早已開走了。

先生到車站後，不願回到「監獄式的」共和黨本黨，就移居東單牌樓日本旅館扶桑館。當然有袁世凱的爪牙左右監視着。張伯烈爲先生劃策，有如親自去見袁世凱，並作辭別。假使他不見，就拿被襖臥在總統府。先生欣然從張的計策，第二天晨七時許，先生一人，穿着藍布長衫，手裏握了羽毛扇，扇把上懸着勳一位的大勳章，雇了人力車，搖搖擺擺進總統府，大呼要見「袁大總統」。坐在新華門外招待室等候。不久，梁士貽來招待，方要說話，先生突然說：

「我要見袁世凱，誰要見汝？」

梁默然就走。旋又有一祕書來，說：

「總統剛剛事忙，請稍待。」

等了很久，杳無消息，先生大怒，將招待室的器物多打光，並大聲罵「袁賊」。下午五

時許陸建章昂然進來，向先生鞠躬，很客氣的說：

「總統有要公，勞您久候了！今總統遣我迎先生入見。」

先生熟視陸良久，隨陸出登馬車，出東轅門，遂幽禁先生於軍事廢校裏，不久移龍泉寺。先生禁閉在寺偏院，有屋五間，很整潔，袁世凱密諭陸建章特殊優待，不得非禮，但不許「越雷池一步」罷了！袁氏曾有「示」八條，囑陸遵守着：

- 一、飲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計。
- 二、說經講學文字，不禁傳鈔，關於時局文字，不得外傳，設法消毀。
- 三、毀物罵人，聽其自便，毀後再購，罵則聽之。
- 四、出入人等，嚴禁挑撥之徒。
- 五、何人與彼最善，而不妨礙政府者，任其往來。
- 六、早晚必派人巡視，恐出意外。
- 七、求見者必持許可證。

八、保護全權，完全交汝。

陸亦很敬護先生，因是奉上峯命令。陸常說：

「太炎先生，現在的鄭康成呢！不可得罪，用處很大，將來先生撰一篇文章，可少用幾師人馬。」

不久，袁傳言：

「如家屬來京，則可無事。」

先生想這必是詐術。章夫人亦懼袁氏有異謀，託人轉言說：

「勿以家室爲念。我居此奉母甚佳。我若入京，轉累先生。」

袁克定又派德國人曼德來勸先生，期望移居克定彰德宅中，先生默不應。但很焦急，憤怒，常以手杖擊器物，並揚言要燒房子，陸派人慎防。先生見房屋既燒不成，擊物亦覺無聊，遂絕食。先生說：

「至六月，余以資斧空匱，飭廚役斷炊，不食七八日，神氣轉清，唯步起作虛眩耳！」

先生以爲「迫生不若死」，堅決的絕食。並書致章夫人說：「我死之後，中國文化亦亡矣」等語。朱希祖等勸食，皆被先生嚴斥。先生臥厚被裏，時方盛寒住的房屋高大，又不生火，僅飲水吸紙煙罷了。人們聞先生絕食，輿論譁然，先生舊友黃節寫信給當局，請釋先生，並道不平。袁怕先生餓死，派醫生看護。却巧先生女公子到京省謁，骨肉之情，油然而生。先生老友馬敍倫亦去探望，敍倫先生說：

「余自朝訖更起，披大衣不敢卸，亦不得食。規以義，勸以情，初則百方不能動之。其拒余也，則引呂覽養生之言，「迫生不若死」。經余委婉譬諭，旁晚乃涉理學家言，少得閒矣。及更起，余見其情可食矣。乃謂之曰：「余來一日矣，未有食也。今欲食，先生陪我食，可乎？」太炎始諾。余乃自令其司庖者煮雞卵兩碗來。庖者以進，余卽以一碗進太炎。而余不食，知其餓，可再進也。果然。及其食畢，乃辭出。其司庖與司門者，皆肅立以謝余。」

後由龍泉寺移本司胡同徐醫生家，徐亦是陸建章部下。再移東城錢糧胡同，袁氏月

送五百元，作爲賃屋膳食費用，一切皆由警察總監吳炳湘管理，凡司關至廚後，多是袁氏派來的特務人員。不久先生女公子歿自殺，先生悲痛萬分。當時弟子多是大學教授，常常討論學術，先生感慨既多，將前所著述的愾書，增刪爲檢論，期望「處困而亨，漸知易矣。」

民國五年，袁世凱自稱洪憲元年，先生年四十九歲，仍被禁錮。但護國軍起義，四方蠢動。五月袁氏心腹陳宦亦據四川獨立，袁氏大驚，發電痛詆之，袁氏知道大勢已去，吐血一大盃，病漸漸重了。先生要知道南方實情，想化裝離京，先生友人在海軍部的，與日本海軍增田大佐商量，由日本駐天津領事密搆憲兵迎於車站。先生遂偷偷地出發，還未上車，偵探踵至，指先生說：

「你欠我錢，爲何要逃走？」

一擁而上，將先生指環及佩着的古玉搶去，羣曳先生至巡警總廳，旋迫送歸寓。這時袁氏將死，警吏氣亦衰了。

六月六日，袁世凱死，先生遂恢復自由，乘船南歸。

八 北上救亡

「九一八」事起，敵倭的野心，更明顯暴露了。北大營的炮聲，震動了舉國的民衆。張學良在「不抵抗」的口號下，輕輕底送掉了東北肥沃的要地。國府抱着「和平尙未絕望，決不放棄和平」的想念，而忍辱退讓。敵倭就瘋狂地進迫。及至十九路軍退却，因為是孤立無援，民衆沉着不起，目睹軍事的失敗，外交的孱弱，舉國青年痛感國勢的垂危，就請願，示威，遊行，以圖救國的宏業，正在「國將不國」，「其亡其亡，繫于苞桑」的時候，先生慨舉國上下徬徨無所適，就毅然決然在民國二十一年——一九三二年——到北平，住在中央飯店。北平門生故舊，熱烈歡迎。可是，先生本想參與救亡的大舉，一到北平，感「常世之不可爲」了。更感痛心的，是教育的窳敗，和青年學子不知今日切要之學安在。先生在憤慨之下，作了一篇救學弊論，以診治今日

的病源。

先生一到了北平，以銳利的目光，觀察政治種種措置以後，就搖搖頭，有「歸兮歸兮」的歎音了。

北平的學者們，請先生演講，先生於這一年的三月二十四日，在燕京大學講論今日切要之學，以驚惕今日學風之放流，並大聲向當局呼籲和批評，多是切中時弊。尤大聲疾呼的，主張吾國學者，應當研讀本國歷史，尤為「不易之言」。

先生說：今日切要之學，只有兩條路：（一）求是，（二）致用。求是之學不見得完全可以致用，致用之學也不必完全能夠求是。合致用與求是二者「冶於一爐」，才是今日切要之學。但是今日之學風，適反乎此，正天天考研「古史」「古文字學」，表章「墨辯」之說是尚，反棄目前切要之學而不顧。此風若長，其害殊甚。應當快快矯正，免得遺誤將來。

五四運動，是中國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民族自覺，和要求民族解放的運

動。比較有成績的，要推反封建的新文學運動。可是，有着先天後天的缺陷，青年們，仍是苦悶和徬徨。除少數思想正確，「矢志不渝」的青年外，有些不得到正確的途徑，尤頹廢消沉，步上荒淫的途徑。有些從事新文學運動的首腦人物，亦向着封建勢力低頭投降，青年人亦有考證三代以上的古史，如山海經等，孳孳不休。或有欣欣然考證鐘鼎，推求陶瓦，各自以為得。更有考墨子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篇的辯論，矜矜地說這段合乎今日科學的電學，力學，在古代竟亦有飛艇飛機色色俱備。好像墨子是中國科學的開山老祖一般。先生對於「考遠古」，「考古文字」和「考墨辯」以為皆非切要，不足為現在青年所模倣的。先生說：

「明代的知識分子，知今而不通古。清代呢？通古而不知今。所以明人治事的本領，勝過清人，因為明人還能致用，清則雖要致用亦不可能。所以不能致用的，因為他們考大體的人少，考證枝葉的多罷了！這是明清兩代的學問，都是不切要，不足為今日所取法。」

這是先生大聲疾呼，使青年們要洞察目前的社會經濟，和歷史的演進，要青年實踐鬥爭，來救國家的危亡。不希望青年埋首於故紙堆裏，與明清學者的一般。那麼，目前切要的學問是什麼呢？先生提出說：

「我們要治歷史呀！」

但用什麼方法治歷史呢？先生說：

「歷史之學宜自修，不適於講授。現代各校不明這理，每週有三四小時，來教授歷史，這與其他科目同一辦法，是很不對的。試問一部正史要在每週三四小時內，依次講解，恐怕至少要三十年始能講畢。即使學生明知史學是目前切要之學，能按時到校聽講，而不自修，終必無所獲。此外市面上有應時而起的「史學通論」「史學研究法」等，美其名曰節省時間，實在是不得當的。譬如唐人劉知幾的史通，辯論歷代史書得失的地方，雖很詳明，即使詳明了，更不閱其所論的史書，則讀史通亦是無所用的。況且現在市上的「史學通論」等書，做書的人恐怕對於所論的書，還沒有

看過。則他自己所作的「通論」，又那裏有一些用處呢？故歷史一系的教員，應專講史學的條例，及其中深奧的地方。其餘易解的地方，統由學生去自修。研究學問有二法：

- 一、有必須講解的，如史學的條例是。
- 二、有必須自修的，則史志的全文是。

試看現在各校「觀居」歷史講座的教師，與茶館裏說書的人，有什麼分別？其中本領高的，僅能講明歷史的大概，劣者雖大概亦不能明白。

現在的青年，應當明瞭是什麼時代的人；現在的中國，是處在什麼時期；自己對國家，應負有什麼責任。這一切問題，在歷史上，可以全部找到明確的指示。假使連歷史也不清楚，則只覺得眼前混沌萬狀，人類在那裏，捫捫皇皇，彼此似無關係，展開地圖亦不知何地係我國固有，何地係我國尚存的，何地已被敵人侵佔？問他都茫然不知回答的，比比皆是。那末，國家的前途豈不危險嗎？一國的歷史正像一國家的家譜，其

中所載盡是已往的事實，這事實即歷史。若一國的歷史已沒有了，就可知道這一民族的愛國心亦一定衰了。因為事實是綜錯的，繁複的，無一定的規律的。而歷史乃是歸納這裏種種事實，分類記載，使閱者得知國家強弱的原因，戰爭勝敗的遠因近因，民族盛衰的變遷，——這都是人類處世所不可須臾離的。假使明瞭歷史的演進，根據他以致用，這是無往不利的了。」

先生講到這裏，盡量評擊當時執政的昏愎，不知歷史的演進，講得「聲色俱厲」。並舉宋朝的王安石來證明。王安石不明歷史的演進，譏刺歷史是「斷爛朝報」，以為沒有研究的價值，所以從王安石提倡不讀歷史，不到四十年，宋朝就此亡了。現在的當途執政的亦和王安石一般，不精究歷史，却也有王安石的遺風，所以政府沒有「令名」，而民衆的愛國心，恐怕要漸漸的衰退了。繼攻擊當時盛唱「棄了東三省」的論調，用了十二分悲憤的語調，來矯正國人的誤解。先生說：

「附庸之國，與固有國土，本有區別，歷史已詳告我們了。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

附庸視東北三省，而盛唱「棄了東三省」的論調，這就是不明史志的緣故。而僅據外人之稱東三省爲滿洲，便以爲東三省之屬於我國乃附屬地性質，不是本國土地了。凡稍讀史志的人，便知道這話是謬誤的。考東三省原是中國固有的版圖，漢朝謂之「突厥」，宋朝謂之「遼金」。漢去今日已遠，姑不要講，即以明清論之，明清兩代東三省皆爲我國固有之版圖，今竟因不明史志，而疑固有的國土，爲附庸之地，其害較不讀書爲尤甚。蓋不曉得周公孔子的名字，僅遺忘一二死去的人罷了！無關國家的得失。若不曉得歷史，則幾乎茫茫然遺失了東三省千百萬方里的土地，這爲害真太大了。此語在「好高騖遠」的人全不願說，他們視歷史如同掌故和家譜一樣，豈料到關係於國家的命脈是這樣的大呢？

「再以開舖店譬喻吧！開舖店若不明該地的掌故習俗，則不出數日必倒閉了。又如組織家庭，若不看家譜，不明世族，則親疏不分，視其同族若路人，這家庭未有能興盛的。今知不看掌故家譜之害尙如此，其不明史志之害，豈不是爲害尤烈嗎？故謂

歷史爲掌故亦可，謂之爲民族的家譜亦無不可。總之，歷史就是我的掌故，我的家譜，他人得之雖然無用，而我自己不得不備此物。云「爲國效力」這本老家譜是非研究不可。至於運用的方法，應注意制度地域等遠的沿革，治亂的原因。其實，看歷史亦是很易，看一句即得一句的經驗，不像治軍之戰略與操練並行，故成就亦易。史志之全部雖太繁，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鑑，則簡而易行。現在的青年既知道史志是最切要的事，應視作新發現的寶物，去日夜看他纔好！

先生在以前是要青年們實踐「行己有恥」，「博學於文」的顧炎武所提出的目標，現在先生覺得這是從前的話。當今世界較任何時期爲嚴重，歷史的演變，這是愛國心的發源地，亦是實踐時的南針。這關係一個國家的興亡是尤大，所以治歷史是當今切要之學了，先生眼見時局的危機四伏，所以提出這偉大的遠識。可是「講者諄諄」，「聽者藐藐」。並且防範甚嚴。一種肉眼看不見的，似蜘蛛的細網，暗中隨着走。弟子們爲了老師的安全，天天侍奉着。故先生住在中央飯店的時候，很少見外

容，青年們久想一親革命大師的風采，而被拒絕了。青年們以爲「夫子之門牆」太高，先生不要接近下一代的青年了。那裏知道先生正熱烈期望，下一代的青年，能繼承他的宏志，鬥爭到底！

在北平的時候，先生已覺得與袁世凱的時代，更不同了。默默底計劃南歸，想以學會講學的方式，來挽救國運人心。

弟子們，——那時大多是在北平各大學任教授了。——很高興先生的蒞北平。有的是東京時已受業的學生，現在能重親師門了。瞧見先生的「韜的戰鬥」意識，依舊溢於容表，而笑貌舉止，亦仍和藹可親。他們尊崇老師，想請多住些日子。可是，覺得「世事如斯，」不免「意興索然」了。

有一天，弟子們公宴老師，本來先生酒量很宏的，倒滿了酒，就一舉而盡，倒第二杯，亦是這樣的。晚年漸漸少喝了，假使興來飲酒，時時回憶他的門生故友了。這時先生記憶起魯迅來了。就問：

「豫才現在好嗎？」

有人回答：

「他在上海，很被一般人看作左傾份子。」

先生點頭默默地說：

「他一向研究俄國文字，這誤會一定從俄國文學而起的。」

先生回憶東京章氏國學講習會的學生種種情況，並且親切門徒的栖栖皇皇，
頗爲不甯！

深覺「當世無可爲，」悄然南歸，遂立志重建章氏國學講習會於蘇州了！

九 在蘇州

在文化古城——蘇州——公園南端，錦帆路上，兩旁古老的楊柳，隨着微風飄動，間或有一輛汽車緩緩地馳過外，終歲寧靜，人們徜徉其間，感覺到幽閒深遠。不數步，呈現一排短短的矮牆，大門終日開着，上面有紫藤垂下，兩旁懸掛一手蒼老的王字招牌，「章氏國學講習會」和「制言半月刊社」。沒有門房，亦沒有門警，顯示出一種自由的氣氛。裏面有悠悠深思的青年，討論着堯典的真偽，左傳周官等問題，或古聲韻上的發明，這就是聲聞遠佈，研究歷史語言，最高學府了。在學府後，矗立着兩幢洋房，最前一幢，就是先生的起居之所。走進會客室時，圓桌旁常圍着許多拜訪的人們，其中顯出壯嚴，端肅，滿口餘杭官話，吸紙煙不離口的，這就是革命戰鬥的勇士，也是國學大師——太炎先生了。

人們親澤了先生風采，立刻使人回憶，先生的偉大，以大勳章作扇墜，臨總統府之門，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，並世無第二人，七被追捕，三入牢獄，而革命之志，終不屈撓者，並世亦無第二人，這是先哲的精神，後生的楷範。先生早歲受着全祖望、章學誠的影響頗深，排滿的信念日烈，專倡種族革命論，鼓吹民族光復，它的力量是極大，民國成立，僅「中華民國」之稱，尚係發源於先生的中華民國解，爲鈺它大的紀念而已。（見魯迅且介亭雜文）其它功勳，都被世人抹煞忽略了。先生眼看國事日非，黨人氣質浮囂，大聲忠告它的同志，要（一）知恥，（二）重厚，（三）耿介，尤重要的，是重言立信。但忠言逆耳，先生不免憤恨，大罵當道。人們於是說「章瘋子」發「瘋」了。其實，還不是爲百姓說公道話罷了！到底是誰「瘋」呢？

民國以來，先生就住在上海，先寓南陽橋，最後遷同孚路同福里，深居簡出，先生心目中，還是治國平天下的大願，喜與豪俠大猾相交，不願和上海的教授學者們往來，幸有章夫人湯國黎女士左右維護，才無大礙。章夫人是慈祥愷悌的女詩人，她的

寄仲弟詞首闕曰：

「故鄉何處？浪遊倦，恰似飛蓬難返。湖海浮沉同是客，飄泊憐君更遠。纔去江村，還徂閩海。離恨天涯滿。他時重見，試看雙鬢誰短？」——念奴嬌——

可見手足之情尤篤。章夫人屢勸先生講學，以轉移世運。惜先生不聽，常常對上海一切不滿，憤慨底說：

「湫居市井，終日與販夫爲伍者。」

民國二十一年春天，先生更憤怒了。他眼見敵人以一千四百人侵佔東三省，我們東北三十萬雄兵，竟毫不抵抗。先生哀痛之餘，大書篆軸：

「吳其爲沼乎！」

憤怒之下，就北上見張學良，寓北平中央飯店。不久，先生深覺當時不比袁世凱時代，人心更險惡了。於是默然南歸，才想到章夫人諄諄勸請講學，教導下一輩的青年，以仲先生未竟之志了。恰巧「南社詩人」金天翮，「同光派詩人」陳衍，「前國務總

理」李根源，皆塾居蘇州，和當地士紳張一塵等，發起講學，由金天翹致書先生，請蒞蘇講學，先生謂：

「其地蓋范文正顧寧人之所生產也。今雖學不如古，士大夫猶循禮教，愈於侘俗。及夫博學孱守之士，亦往往而見。」

遂欣然到蘇州，寓曲石精舍，開始在公園縣立圖書館講學，勉勵青年要學范文正的「名節厲俗」，顧寧人的「行已有恥」。蘇州人士，又在滄浪亭開盛大的歡迎會。先生講「儒行大意」，「大學大義」，「經義與治事」，「讀史與文化復興之關係」等，將近一月，先生深念：「扶微業，輔絕學之道，誠莫如學會便。」於是聽講人士，大家議決，組織國學會，由金天翹主持其事。先生亦頗欣喜，覺得「侖州或不能舉，蘇州則有能舉之者。」那時金天翹與先生很睦熟，甚敬仰先生的淵博，一度願師事先生，先生不許，約爲兄弟行。金天翹就介紹自己的學生，來拜先生之門了。先生漸漸感到蘇地風俗淳美，可以終老其鄉。乘第二次講學的機會，就不待章夫人的同意，購進

侍其巷雙樹草堂房屋，想舉家遷移。章夫人頗不以爲然，因處境不宜，說還是「活住租界，死葬公墓」的好。但是先生堅決要住在蘇州，章夫人於次年到蘇州。住在寒舍，雇車往雙樹草堂——現在已被敵人炸燬了。——察看，覺得雖有「亭樓之勝」，但無後門，旁有織機廠，終日軋軋的聲音喧耳，不便居家。章夫人莞爾笑曰：

「你們的老師，革命講學是大師，但治家就不懂了。」

先生曉得吃虧，亦哈哈大笑。於是在錦帆路置產，舉家遷蘇，環境較雙樹草堂，自然優美多了。

民國二十二年以後，敵人的侵略，愈益進迫，明搶暗奪，嗾使土匪原手下的特務浪人，到處露骨地猖獗。青年們怒吼了，起來要求政府出兵。北平學生，首先請願，各地紛紛響應。北平防軍二十九軍長宋哲元，恐事態擴大，一方面免使敵人有所藉口，用種種方式，壓迫學生運動。先生覺得這是摧殘民氣。柳亞子先生曾說：

「太炎先生，賦性近保守，故其接納新思潮較遲，願一輕頓悟，則勇猛精進，有非

常人所可幾及者。」（見羿樓日記）

這話良是。當上海學生晉京請願，經過蘇州車站，先生以爲這是民氣蓬勃，復興先兆，派他的學生，攜麵包水果慰勞他們，並且馳電宋哲元說：

『學生請願，事出公誠，縱有加入共黨者，但問今日之主張何如，何論其平素！』仗義責言，辭嚴義正。睹敵人侵佔東三省，在國際間復發妄論，先生與馬相伯聯合宣言以駁辦之：

『東三省稱爲滿洲，不過一種通稱，原非正稱。蓋滿洲祇是一種部族，非東三省全爲滿洲也。……東三省漢人凡二千餘萬，滿洲人不過百餘萬。若論民族自決，東三省當屬漢人，不當屬滿洲人。……東三省屬中國無疑，日本攻東三省，實明知取非其有，故遁辭曰自衛。又不可乃文其罪而造滿洲國。人民不服，而有義勇軍，非明明偽造耶？』（見制言半月刊第三十二期。）

宣言凡二次，爲民族申正義，使國際間有所警惕。聞國共兩黨合作議起，先生又與馬

相伯發表聯合宣言，贊同其事。（據柳亞子說）因先生的喜怒哀樂，與大眾爲一體。人們或許以爲「章瘋子」又發「瘋」了。國民政府派先生老友張繼、丁維汾等到蘇州省視，希望請先生往南京講學。廣東粵海書院派副院長迎先生往粵，北平的門人錢玄同、吳承仕等恭迎先生北上。當時先生身體漸漸孱弱，從大公子導結婚那天，先生竟突然昏過去了。於是先生謝絕各方聘請，留蘇靜養，政府即送數萬金，作養病的費用。先生對於這分「厚儀」，受呢？不受？與章夫人門人商量後，以「取諸政府，還諸大眾」的辦法，遂決意創設「章氏國學講習會」和「制言半月刊社」。

自國學會成立，出版國學商兌季刊，後又改名國學論衡，亦請金天翮主編。以詩人的風格，內容比較多方面採納。以先生樸學眼光來批判，當然有許多缺點的。但主要是由於宗旨不同，而因此使他們交誼漸漸淡薄，未免可惜。等到章氏國學講習會成立，先生宣言說：

「余自民國二十一年，返自舊都，知當世無可爲，講學吳中三年矣。始曰國學會，

頃更冠以章氏之號，以地址有異，且所招集與會者，所從來亦不同也。」

這件事使金天翹由「淡」而「不歡」了。宣言刊載報章以後，全國響應，各地學子紛紛負笈來蘇。據學會中統計，學員年齡最高的，爲七十三歲，最幼的，爲十八歲。有曾任大學講師中學國文教師的，以大學專科學生佔大多數，籍貫有十九省之不同。住宿學會裏，約有一百餘人。由先生主講，並由門人朱希祖、汪東、孫世揚、諸祖耿、王謩、王乘六、潘承弼、王牛、汪柏年、馬宗薌、王紹蘭、馬宗霍、沈延國、金毓黻、潘重規、黃焯任講師。並且增設特別演講，請先生老友王小徐、蔣竹莊及家君等擔任，會務由章夫人孫世揚總其事。每星期二，先生躬親講席，宣揚勝義。對於「經學」「史學」「子學」「文學」作有系統的講述，最後教授尙書，句句精密。至於制言半月刊由先生主編，孫世揚、潘承弼、沈延國任編輯，共出六十三期，除國粹學報以外，恐很少有這樣持久的刊物罷！

民國二十四年冬天，先生自知衰病，想徵集武昌起義元耆，昔日久共患難的革

命同志，一一作傳以示後世。這亦非有先生的大手筆，不足以藏諸名山。後來蒐得些材料，做了焦達峯傳、秦力山傳等，感慨着：「首義者固多強死，」使他十分的悲痛說：「民黨日偷，惡直上諛，揚浮名，沒實功。」

蘇報時代鬥爭的精神，鐵血爭光榮的神態，到老不自餒。儼然仍以民族革命的大導師自任。惜宿疾時作，文網日厲，致使外界真相不明，易生誤解了。

民國二十五年四月，先生心中洞悉，恐不久人世，期望下一代的青年，繼續他底鬥爭的精神，於是有太炎通告及門諸子啓事，先生說：

「近余設教吳中，同學年少，僉以集會爲請。余惟求聲應氣，前哲所同，會友輔仁，流風未替。況余衰耄，來日無幾。歲時接席，豈可久疏。」

先生自己曉得「來日無幾」了，切盼門人繼承他的宏願，救民族的淪亡，去專制的流毒。始終以光復華夏，倡導民權爲救亡之本。門人間有眩于先生學術文章，而不躬踐革命鼓吹，恐怕不是先生希望下一代所要做的。

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上旬，先生身體益衰弱，飯後猶遵照醫師的叮囑，繞着住宅散步三匝，日以爲常，不意猝然倒在地上，於是家人驚惶莫措，急昇先生至臥室裏。電促余雲岫、惲道周到蘇診治，至十六日遽捐館舍，臨終只有眷顧國家盛衰、民生的哀樂，沒有其它遺言。門人都心喪悲悼，號哭震天。惟有繼承「顧命」講習會及制言半月刊由章夫人領導，決心繼續維持。國民政府咨悼，命令國葬在西子湖畔。恰巧敵人侵略，東南淪陷，先生靈柩，仍權厝在講習會的廣場上。遙望當日先生的藹然神態，不禁泫然泣下了。

民國三十五年六月章先生逝世十周紀念記於光華大學

記章太炎先生

沈延國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廿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四日再版

版權
所有
不准
翻印

記章太炎先生

沈延國 著

發行人 陳安鎮

發行所 永祥印書館
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

印刷所 永祥印書館
上海陝西路二八三號

青年知識叢刊

第二輯 共十集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政治 | 戰後世界新形勢……………儲玉坤 |
| 經濟 | 經濟學教程二編……………東方巖 |
| 文學 | 文學源流……………范泉 |
| 文學 | 文學常識……………趙景深 |
| 戲劇 | 演員與演技……………方君逸 |
| 藝術 | 西洋古代美術史……………錢君匋 |
| 天文 | 太陽的故事……………吳湘漁 |
| 史地 | 五卅外交史……………孔另境 |
| 史地 | 山水人物……………施瑛 |
| 傳記 | 記章太炎先生……………沈延國 |

本書實價 二元

#7.5

341116

41116